



祖国，永别了

王清秀

ZUGUO YONGBIELE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

祖国，永别了

王清秀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当一道道白烟出现在万里碧空，当闪闪的航行灯飞驰在银河两岸，那白烟、灯光，吸引着多少双深情仰望的眼睛……

空军部队的生活丰富多彩，蓝天杀敌，银河巡逻、碧空跳伞、人工降雨。这些富有意义的战斗场面为少年朋友所向往。少年朋友们多么渴望有一天参加到这战斗的行列中去，成为一名空中健儿！

这个集子，生动地记载了空军部队抗美援朝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故事。文章取材新颖，情节生动引人，文笔洗练活泼，适合广大少年朋友阅读。

祖 国，永 别 了

王 清 秀

★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(太原并14街1号)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★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2 $\frac{1}{2}$ 字数：40千字

1978年9月第1版 1979年2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8,000册

★

书号：10088·606 定价：0.19元

目 次

北京飞来银孔雀.....	(1)
边防线上.....	(9)
祖国，永别了.....	(21)
银河哨兵.....	(32)
神 鹰.....	(42)
蓝天上的哈达.....	(53)
花开云端.....	(64)
长空阻击战.....	(72)

北京飞来银孔雀

世界上什么鸟儿最美丽？

难和银孔雀相比，

华主席给我们送来了，

飞进每座蒙古包里。

.....

歌声，象长了翅膀，飘过无际的草原，向着北京飞去。随着那热情洋溢的歌声，人们含着热泪，把难忘的故事回忆.....

那是不久前发生的一件事情。

一天上午，突然狂风大作，呼啸着，翻卷着，势不可挡，它把雪团从空中狠狠地摔在地上，又从地上把它卷到了空中。茫茫大雪，烟雾弥漫，整个乌日更塔大草原，都在抖动.....

一场罕见的暴风雪发生了。

风雪越来越大，蒙古包被吹翻了，羊儿炸群了，

牧民们为了保护公社的财产，和暴风雪搏斗着……

巴特尔和娜仁高娃，帮着阿爸追赶羊群。风吹得他们直打趔趄，受惊的羊群怎么也拦挡不住。突然，羊群分成两股各奔东西，巴特尔喊着告诉阿爸：“我追——羊去——。”风雪把他的呼喊声吹得断断续续，他向着一群羊追去。

阿爸朝巴特尔跑去的方向望去，满眼风雪，什么都看不清楚。

“巴特——尔——”阿爸一边喊着，一边带领着娜仁高娃，继续追赶着羊群……

这已经是几天几夜了，娜仁高娃又冷又饿，走着走着，突然摔倒在雪地上。阿爸忙把她抱起来，叫着：“娜仁高娃！娜仁高娃！”

娜仁高娃微微睁开眼睛，低声地喊着：“饿……”阿爸使劲摸摸口袋，手慢慢缩回来，口袋里什么东西也没有。他多么想跑回家去，给女儿娜仁高娃拿点东西吃，可是离家太远了。

娜仁高娃嘴角抽动了一下，还想说些什么，可她没有一点气力，昏过去了。

阿爸焦急地大声呼喊，可是她依旧没有睁开眼睛。

关于巴特尔的情况，阿爸更是牵挂，心里难过得就象鞭子抽似的。他看看天色，风呼雪啸，没有一点

儿停止的意思。

地上的雪，已经三尺多厚了。

羊群没草吃，干等着死；大雪封住了路，寸步难行。阿爸看着这情景，感到问题严重！解放前，草原上也曾闹过一场这样的风雪，人和羊群死亡不计其数……

阿爸心里清楚，风雪中，几十万头牲畜有死亡的危险，不少老人孩子也受不了这场冻饿。他想着公社的羊群，想着贫下中牧的安危，拖着沉重的步子，踏着膝深的大雪，想去找其他牧民。

他转了半天，一个牧民也没找到，不知风雪把人们卷到什么地方去了！

阿爸抱着娜仁高娃，他自己也摔倒在雪地里，昏过去了……

就在这时，自治区党委派出了汽车，运送粮食和牧草，可是几尺深的大雪，使救灾的车队无法通行！

十万火急，时间就是生命！

“北京，北京……”自治区党委向华主席、党中央报告灾情。

凌晨四点，北京某部机场上，由王团长带领的五架直升飞机，载着华主席、党中央的深切关怀，起飞了。

机窗外，寒风呼啸；机舱里，颗颗红心象在燃

烧！他们仿佛看到，牛羊在风雪中挣扎，蒙古包在风雪中翻卷，牧民在风雪中搏斗……于是，飞机加大油门，全速向灾区前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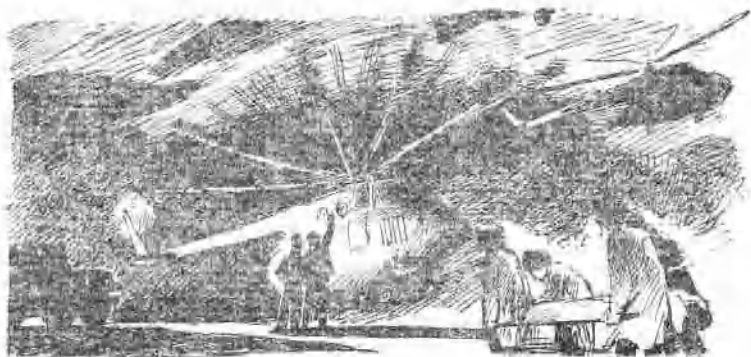
白雪皑皑的草原，放射着刺眼的光芒，这是一场艰难的飞行！说技术，论勇敢，王团长那是没有什么可说的，他曾在四千米的悬崖上停过脚，也曾在深山峡谷里着过陆，纵有天大风险，他都圆满地完成了飞行任务。可是过去的困难再大，也和现在无法相比，那时地面上的大山、村庄、树林都可作判断的目标，使他准确着陆降落！可这次飞行呢？脚下是一望无际的雪海。三千多名牧民，三十万只牲畜究竟失散到什么区域？什么地点？航向和方位都不清楚。人说大海捞针难，这比大海捞针还要难呢！

更严重的是，这里离国境线很近，更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疏忽。人常说，困难面前有英雄，英雄面前无困难。王团长凭着对阶级兄弟的深厚阶级情感，凭着熟练的飞行技术，稳稳地驾驶着飞机，飞过一圈又一圈，仔细地观察寻找着目标。

突然，王团长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，喊起来：“你们看，活动的小黑点！”

“牧民找到啦！”飞机向地面的黑点飞去！

轰隆隆的声音掠过长空，受灾的牧民心想：“冰



“雪天哪会有雷声？”大家惊望着天空。片刻，大家看清楚了，这哪儿是雷声？分明是飞机的声音。

“华主席派飞机来啦！”

“亲人解放军来啦！”

“华主席，草原牧民热爱您！”

贫下中牧忘记了疲劳，挥舞着双手热烈呼喊！

五架直升飞机徐徐降落了，象五只开屏的银孔雀停在草原上，从飞机上下来的医务人员马上投入了抢救工作……

经过抢救，许多牧民得救了，娜仁高娃得救了。老人们曾经讲过，孔雀开屏的时候，草原就会有幸福。阿爸抱着苏醒的娜仁高娃，激动得胡须直颤抖。他大声高呼着：“华主席啊，您是草原牧民最亲的人！”

三千多牧民找到了。可是巴特尔哪里去了呢？王团长又驾驶飞机飞上蓝天，继续寻找巴特尔。

巴特尔经过几天的搏斗，已经昏倒在雪地里，这就给寻找更增加了困难。王团长根据牧业组长提供的情况，象耕地一样，一次一次地往返飞行，一地又一地地细心寻找……

虽说王团长由于长时间的飞行，身体已经非常疲劳。但是他只要想到华主席、党中央的指示：“不能丢掉



一个牧民，不能走失一头牛羊。”顿时就有了用不尽的力量。他下定决心：“就是飞遍雪海也要把巴特尔找到。”

他一会儿降下来，在地面分析；一会儿又飞上云天，仔细寻找。马达轰鸣，银雀展翅，说也巧，那轰鸣的飞机声使巴特尔苏醒过来了。

“飞机，这准是从北京派来的飞机！”巴特尔心里默默地说着，热泪滚滚而下。

几天来，饥饿、冻伤他都没有哭，但现在他再也抑制不住了，泪水象断了线的珠子。

巴特尔知道，这是亲人解放军叔叔营救自己来了，他把红领巾绑在牧羊铲上，使劲儿挥舞……

红领巾象一面红旗，迎风飘动。

万里雪海一点红。

王团长高兴极了，飞机徐徐降落到巴特尔身边，王团长走下飞机，把巴特尔抱到怀里。巴特尔含着热泪，用着仅有的一点儿气力，把红领巾系到王团长的脖子上，亲切地喊着：“华主席好，解放军好！”

风吹着王团长胸前的红领巾，他心中说不出的激动……

王团长把巴特尔抱上飞机，向北京飞去……

在解放军叔叔的医院里，在华主席、党中央的关

怀下，经过半个多月的治疗，巴特尔很快恢复了健康。
他离开北京时，到天安门前拍了一张珍贵的照片。

巴特尔回到草原的那天，牧民们开了个欢迎晚会。晚会上，巴特尔的歌声真动听，他唱出了草原牧民的心愿，这心愿，凝结着草原牧民对华主席的无限深情：

冰雪天为什么会有春风？
只因为银孔雀开了屏。
银孔雀满载着华主席的恩情，
送到了每个牧民心中。

边 防 线 上

哥哥苏米亚要回来啦！他是飞行员，今年头一次探家呢。说起哥哥探家，就别提我有多高兴！昨天晚上，我醒来好几次，月牙儿一直挂在天边上，就不肯掉进草丛里。

好容易等到中午，远处传来汽车的“嘀嘀”声。

“来啦！来啦！”我跑出蒙古包，一阵阵轻风吹来，摇曳着草原上的鲜花，真好象跟我一样，在迎接哥哥回来！哥哥下了汽车，便进了蒙古包。

蒙古包里，在毛主席、华主席像下，贴着哥哥的“立功喜报”和我们的“边防小英雄”的奖状。哥哥看到奖状，立即要我讲讲它的来历。

我要哥哥喝完奶茶，我再讲。显然哥哥等得很心切，阿妈望着哥哥苏米亚笑得合不上嘴，她说：“阿爸和托娅都不在，你就先给哥哥讲讲吧！”

“好吧！”我把抓苏修狗特务的故事，从头到尾讲起来，说来还很曲折呢……

那天，我和姐姐托娅去放羊。

蔚蓝色的天空里飘着朵朵白云。我唱着歌儿，托娅吹着草叶学百灵鸟叫，羊群在绿茵茵的草地上游动。

托娅常说：“解放军叔叔是把不卷刃的钢刀，咱们也要练成一把闪闪发光的小匕首！”为了训好马，她整天缠着阿爸教。骑马跑好远的路，到解放军叔叔的骑兵团学习。那达幕大会上赛马，托娅是第一名。从此，“小神骑手”的名字就传开了！

这天她又开始练马了，她一声口哨，金鹿马就服服贴贴地卧倒，象一只熟睡的大老虎。又一声口哨，马就两目圆睁，金鬃飞扬，悬蹄而起，象一头怒吼的大狮子。再一声口哨，她往马肚子底下一藏，“哒……”一阵儿旋风似地不见了。

当时，我正看得入迷，一个身穿蓝色子部服的人跑了过来。他喘着粗气，一绺头发被汗水粘在前额上，见到我便小眼睛一转，咧嘴嘻嘻在笑。

这时，我想到阿爸说过的话：“牧民是在马背上生活的，出门上马，下马到家，对草原上不骑马的人就要问个清楚。”我迎上去，睁大眼睛问：“喂，你是——？”

他忙接过去说：“嘻嘻！我是陶古斯，旗里的干

部。”

“你怎么不骑马呢？”

“唉！”他十分发愁地说：“鸟要折了翅膀，狂风也会来捣乱。马要伤了前蹄，大河也来挡路。工作越急，马偏在路上病倒了，我打算借你的马到格哨大队去一趟！”

“借马？”这里离边境线只有一百多里路，他的来历又不清楚，怎么能随便借马呢？我正在犹豫，托娅一片云彩似地飘来了，米黄色的袍子随风翻卷，一条红领巾高高飘起，眼睛比天上的星星还亮……

托娅跳下马来，听陶古斯要到格哨大队去，便说：“支书娜仁花姐姐不在呀！”

我一听心里有点纳闷，她怎么把书记桑布大叔，说成是娜仁花姐姐呢？可是再一想，噢，明白了！托娅是为了试探他。他如果连这点情况都不知道，怎么能是旗里的干部呢？我也忙插话说：“娜仁花姐姐套马去了。”

“嘻嘻！”陶古斯竟眯着小眼睛笑着说：“格哨大队书记桑布同志是男的，不是女的。”他还翘起大拇指来吹捧说，“猎人的刺刀永远闪光，你们的眼睛永远明亮。不愧是草原小雄鹰啊！”他说完忙摸出身份证叫我们看。

看过身份证，我心里嘀咕起来：看来他对这里情况很熟悉，又有身份证，可借不借马给他呢？不借给他吧，误了工作也不好；借给他吧，要是个坏蛋那就糟啦！哎呀，平素看小画书，好人和坏人一眼就能认出来了，可这生活中复杂的事，叫人真难办！

托娅水灵灵的大眼睛一转说：“既然急事在身，那就把我的金鹿马骑去吧！”

陶古斯一听，嘴角一咧说：“好！好！真是草原上的好孩子！”

阿爸常说：“雄鹰不把翅膀借给豺狼，牧民不把马子借给敌人。”托娅太随便了，我拦住说：“马借走了，狼来了怎么办？”

陶古斯见我阻拦，心有点慌了。他知道自己的处境，必须在天黑前逃出国境。如果借不到马，在大草原上步行，立即就会遭到民兵的查问。前面还有几十里的沙漠，一旦被发现，也只有骑马方能逃命。陶古斯噙动着嘴唇忙解释说：“你们放心，狼爱在黑夜里叫唤，白天哪会有狼！”

我大声说：“饿急了的狼白天也会出来叫唤，发疯的狗跳过墙也会咬人！”

陶古斯听了我的话，先是一惊，可很快又镇静下来。他对托娅说：“小姑娘，革命工作要紧呀！”

托娅瞅了他一眼，把马交给他说：“不要急，一定借给你！”

陶古斯急忙上马。马见了生人，踢着叫着，差点把他从马上摔下来。托娅抖抖马缰说：“去吧！辛苦一趟吧！”马“哒哒……”地跑走了。

我两只眼睛锥子一样盯着陶古斯跑去的方向，心里非常焦急。

“啊？你看！”我一把拉住托娅，心都要气炸啦！“格哨大队在东面，他怎么跑了一段，突然又转弯向边境线上跑去了呢？”

“想叛国投敌！”托娅愤怒地说，牙齿咬得格格响。

“都怪你！都怪你！给恶狼插上了翅膀！”我把手里的石块狠狠甩到地上，飞身上马：“狗东西，你就是逃到天外，我也要把你抓回来！”

托娅很沉着地拦住我说：“别急，不扬把沙子，怎么辨别风的方向？不放块肥肉，怎么能辨别羊和豺狼？快！快告诉阿爸去找民兵，在这儿我自有办法把他拖住！”

我调转马头，还硬要追陶古斯，我责怪姐姐说：“哼，事情全叫你办糟了，还吹大话，就是你有孙悟空的‘定身法’，也难把他定住？”